

庄稼岁月 文字生涯

——青县农家诗联墙落成记

本报记者 祁凌霄



月初，农民韩中清的诗联墙，落成于他在青县上伍乡上伍村的小院。小院，在大运河之西，娘娘河之阳。几步之遥，就能亲近到这两条颇具沧州文化传承意义的大河。

落成这天，小院里来了许多人。有诗词楹联界的代表，有书法篆刻界的名家，有文界名宿，也有乡亲高邻。这些人是来捧场的，也为了瞅瞅这个小院到底能装下多少文化气息。

卷轴垂地，诗联上墙。小院里的书画摆不开，就挂在晒衣服的钢丝绳上，戳在门洞里。韩中清自撰的诗联，镶满了院内四壁，又镶嵌到院外。临时布置的书画有“沧州好人”尹升的笔墨，有沧州人画的猫，创作时间跨度几十年；墙上诗联的书写者，有沧州名家，有韩国、新加坡友人，也有台湾同胞，作者来自五湖四海。有的作者，如尹升已经飘然羽化，有的作者，如台湾陈大略，已经年逾九旬。

来者的目光多在这些诗联书画上游走。有的地方文化爱好者，看饱了字画便开始点评：欧楷能写到这个程度，真是了不起。你们看，这字多有气度，很有毛体书法的气势……

风吹卷轴，相撞相击，发出雅俗相合的声响，煦暖的阳光照在小院里，文意融融。

二

韩中清家有6棵槐树，其中3棵在小院外。乡里给他举办的诗联墙落成仪式就在3棵槐树下。

致辞、揭幕、讲话、念贺信、谈感言。地方很小，场合很大。

“农家院里，由人书写自撰诗联镌刻上墙这种形式，全国各地极少见。”几乎走遍了全国的西泠印社理事韩焕峰用“极少见”这3个字来评价诗联墙，不是虚誉。在当代，自作诗联镌刻上墙的有，但诗联作者是农民、诗联墙建在农家院，诗联和书法的原创时间跨度几十年，这种文化现象却是少有。

当代少有，中华文脉里却不是没有，不仅有而且具文化典范意义。远的不说，在距沧州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德州临邑，明代邢侗就曾将收集的书法名迹刻成《来禽馆帖》，将自作自书的诗词刻成《来禽馆真迹》。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将搜集而来的苏轼、黄庭坚、米芾墨迹，亲自摹刻成《晚香堂帖》《来仪堂帖》。为了保存名人墨迹、诗文或自己诗文而刻石或刻于甲骨青铜寒架之上，广义地说自中华文明开始就有了，狭义地说自北宋政府集国家之力刻成《淳化阁帖》《大观帖》以来，一直到民国，无论是政府或民间，都在绵延不断地进行着。然而，私人刻诗联大规模上墙这种形式，至今几乎已中断了百年，即使有零星存在，也不是一个农民所能轻易做得到的。

韩中清上墙的诗联刻在不锈钢板上。石头太重，砖墙不能负重，工期长，造价高，以一个农民的财力不能承受。他在湖南常德，受到那里官方所刻诗联墙启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制作，诗联墙一期工程66件作品竣工。不过他心愿未足，还要进行二期工程，把东房山和东偏房墙壁上都镶嵌上自作的诗联。

槐树底下，落成仪式的声音在小村里回荡。颇具文化意味的槐树让人想起纪晓岚的《槐西杂记》，想到历史上与槐树有关的那些文化故事。

墙上的诗联及院内的书画未必件件是精

品，也不可能件件是精品。但它们却把一个时代的面貌写在了小院内外，保存了一个文化故事，回应着一个农民对文脉的传承。

三

小农小院小门楼。格局不大，却笼来全国甚至国外的文化气息。这种气息打破了农家院的闭塞，打开了农民和农村与广阔天地交流的门道。

韩中清是庄稼汉子，种了半辈子地，摆弄了几十年文字。吟诗作对，练书法，是他的大爱好。一度从业于媒体的生涯，为他植入了庄稼人以外的视野，也交下了各地的文友。二亩地热炕头的感触和外面世界真精彩感慨，使他文思涌动。无论是看梨花，搞笔会，论诗文，还是深入到基层体察民生民疾，他多有诗文楹联作品产生。这些作品，无一不饱含密密麻麻的高粱玉米成林生长的气息，即使是赏梨花这样的雅事，在他的作品里也是“遍树梨花生白银”、心系梨农收成的质朴。

庄稼岁月和文字生涯，与其说是他的生

存方式或兴趣爱好，不如说是他的一种习惯、精神寄托、生活状态。有文化的乡土是肥沃的，有文化的农民是充实的。这种充实不同于小圈满大圈流喜悦，也不同于打麻将一条龙和了的那种兴奋，而是一种别样的、向上的、更为开阔的情怀。乡土与文化已经融入他的血液里，长成了他的骨骼与毛发，塑造着他的长相，为他赢得了尊重。

多年以来，中国乡村的格局已悄悄发生了变化。古代仕宦，退休后还能落叶归根，把在外面的见识、文化带回以滋养培育农家子弟。现在，农家子弟一旦学有所成，便定居繁华之地，根在农村，人却不能常回。文化输出多而输入少，乡村便如“空心村”，乡村文化，也就只能靠一些庄稼人固守，得不到及时滋养，显得单调贫瘠。

韩中清在外闯荡了几十年，又回到他的庄稼院，带给相对闭塞的乡村和小院四通八达的文化气息，也潜移默化地熏染着父老乡亲儿孙辈。几十年前，他顶着“高粱花”从自家小院走出去，如今，他带着文化光环从自家门楼里走进来。一出一入间，呈现的是当代沧州农民的一种新姿态。



纪念张锡纯诞辰160周年系列报道

张锡纯：医家原来是诗人

本报记者 哈薇薇

一个长的秋天走到了尾声，冬天如约而至，而循着冬的足迹走来的是一群热爱张锡纯的人。约好两点钟开始的茶会，张锡纯文化研究者王鹏早早就在停车场的冷风里等着人们，中医博士刘建从孟村赶回来，温雅的茶人李昆用心布置，房间遍插黄色、绿色、紫色的雏菊，寿甫先生的《种菊轩诗草》研讨会就在满屋菊香中拉开了序幕。

诗情雅意张锡纯

张锡纯，人们赞他为大医、是中西医汇通学派先驱。他的医学流派是燕赵五大医学流派之一，他的理法方药和临床经验更是成为中国中医学界的研究对象和学习模本。然而，却少有人了解他的另一个身份——诗人，他留下了一本诗集《种菊轩诗草》。

张锡纯的诗，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有感怀世事的无奈，有为民请命、不惧豪强的据理力争，有待病人如亲人、为救治患者不遗余力的慈悲心肠，还有视朋友如兄弟、斗酒诗百篇的豪情大义。他的诗，为世人全面了解大医张锡纯打开了又一扇窗。

张锡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这不是秘密。可关于他的家庭生活，世人却知之甚少。王鹏研究挖掘出几首张锡纯在沈阳与夫人王寿芝有关的诗作，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张锡纯与王寿芝相识、相恋到大婚的全过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张锡纯。

初与王寿芝议亲时，张锡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他在《春日咏怀》中写到：“风和日丽净无埃，彩凤喜从天上来。幸有梧桐春正茂，双栖得地莫徘徊。问余奚事最倾心，石上三生旧日因。无限幽思情脉脉，彩云何日再来临。”

与王寿芝大婚这段说起来最为有趣。张锡纯自道：“当日来宾知新人能诗，多强新人作诗。寿芝确辞。愚曰：夫倡妇随，为体之正。遂援笔书此，即以纸笔授寿芝。寿芝果依韵相和。来宾齐称赞同。时来宾中和者数人。”当场张锡纯写诗：“武陵小隐近仙家，洞外烟霞洞里花。幸遇知音做伴侣，同修慧业驻年华。”王寿芝和诗：“阿依从不羡仙家，雅士喜成并蒂花。茅舍竹篱甘淡泊，此心久已洗繁华。”

性喜超逸爱菊

有人说，张锡纯学医、行医，只是“业余爱好”。那么，他的“主业”是什么？张锡纯在他的《种菊轩诗草·自序》中坦言：“诗以抒胸臆，乃所以适一己之性情，初非求知于外人也。”

他的诗集为何取名《种菊轩诗草》？他在《咏菊诗并序》中写到：“愚性喜养花，于群花之中又最爱菊，以其性傲霜，且又种种色相，尽态极妍，而毫无俗意。”此爱菊之举，与众花中独爱菊的陶渊明息息相通。读其诗，感受文品、人品亦深受其影响。如“不共春华争富贵，独留夕秀振颓唐。邀来佳客同欣赏，觞咏花前诗几章。”

《种菊轩诗草》辑录了张锡纯的诗作64篇，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第五卷刊发。透过诗作，或许能窥视到张锡纯的“主业”、襟怀、人格和毕生的追求。

张锡纯交友广泛，不论医界、政界、军界，还是优伶、同乡，身份地位不重要，只要志趣相投，他都以友待之。如想念好友杨杏村，就写下《立春日迟杨杏村不至》：“严冬消尽意徘徊，渺渺余心独远怀。北向蓟门几眺望，春风不送故人来。”和《张汉楼题避秦居原韵》中如“多文为富不忧贫，寄傲名园孰是邻。栗里归来同靖节，天台小住似刘晨……”，来表达对张汉楼的赞赏和支持。



张锡纯诗文赏析茶会

日前，青年学者王立成通过考证，已找到张汉楼《避秦居图序》原诗和序。王鹏又查到了张锡纯和朋友胡天宗、杨寿灵、张相臣、徐韵英诗的原诗，这为研究张锡纯其人其诗提供了更多线索。

忧国忧民大情怀

张锡纯说：“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难道他的愿力只是“治病活人”吗？他26岁，就因“立起沉痾”的医案而威名远播，40岁舍生忘死参加义和团，50岁完成了医界瞩目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初稿，53岁毅然参军转战南北。在他的诗作中，充满对山河破碎、神州忽变的忧患。如《德州军中视日报有感》“神州倏忽变沧桑，骤雨狂风几莫当。时事怆怀增感慨，天心搔首竟茫茫。英雄造世空悬忆，鹬蚌相持转自戕。万种愁思消未尽，闻鸡起舞舞生光。”惊闻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愤懑不已：“浮沉沉竟年年，百丈狂澜涨障川。傀儡登场原是戏，书生扼腕亦徒然。”

张锡纯的诗，为何写得感人？这得从他的父亲说起。张锡纯在《种菊轩诗草·自序》中写到：“忆自幼时从先严丹亭公读书，恒命多读唐诗，且又精选历代名家诗数百篇，以备暇时讽咏。诚以先严素善诗，自著有《莲香斋诗稿》，是以于教授之际，恒注重于诗。”而幼时的张锡纯就已经具备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在序中说：“一日试贴诗课，以天子宫人命题，锡纯诗课中有‘月送满宫愁’之句，先严大加奖异，谓孺子异日当以诗显名。”

父亲曾认为儿子将来会成为诗人，可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张锡纯没有因诗显名，却因医而名扬天下。但张锡纯的确是一位跨界奇才，在诗的领域，他也颇有成绩。“邦以农为本，史家重有年。稻粱胜珠玉，饮食是民天”出自《贵农》。《惜物命》中诗人的平等思想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牛物供饮饷，余心殊不安。微亦性命，何忍竟相残。”《悯时》诗云：“世运何纷扰，天心问有无。哀鸿飞遍野，含泪独踟躇。”更彻底地表达了他悲天悯人、心系百姓的博大胸襟。

张锡纯心怀医学发展的大愿力。他不遗余力支持业界同仁，捍卫中医文化。如在《医界春秋社二周年纪念》中他写到：“……安怀托医药，灵素化甘霖。活人逾万亿，疾病早回春。功德期远被，嚶求偏医林。麓泽资讲习，结社出鸿文。研究参造化，直与古为新。医学日蒸蒸日上，正值中医备受西医冲击和政府打压时期，此时张锡纯已67岁，《医学衷中参西录》前四期已经出版两年了，他早已成为“国医”的一面旗帜。为支持医界春秋社，他一面投稿，一面作诗词歌赋鼓励。

“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义存灵素，化作甘霖洒大千。”是他《自咏诗》中的诗句，也是他肩负使命、忧国为民高尚人格的写照。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128期

我武惟扬 德被家邦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沧州武术，天下称雄。武德武道，受到天下武林赞誉。11月15日，第128期“文化八仙桌”将在清风楼举办以“我武惟扬 德被家邦”为主题的线下访谈，届时邀请武术界有关人士，围绕武德、沧州武术的家国情怀等展开探讨。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市武术办主任刘永福、市协顾问郭贵增、市协副主席赵洪升、狮城传媒集团董事长朱桂廷。刘永福多年从事武术研究及行政管理等工作，在大型赛事、武术教育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郭贵增是沧州武术名家郭长生的嫡长孙、中国武术八段、沧州郭长生武学文化研究会会长、国家级非遗项目劈挂拳代表性传承人，在武术界德高望重。赵洪升是南皮县武协主席、红升文武学校校长、省级非遗二郎拳传承人，在办好武校培育武术人才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朱桂廷是市协副主席，作为武术界的企业家，他促进武术与经济联姻，通过组织各种武术活动和赛事，使

沧州武术获得技术和经济上的共赢。

“我武惟扬”是古代走镖时的口号，也是武王伐纣时的誓言。其寓意，便是以威武凌厉、奋发向上的姿态，来弘扬武道的意义。沧州武术自兴盛以来，历代名师辈出。他们肩负民族大义，抱定家国情怀，在抵御外侮、匡扶正义、为国增光、弘扬沧州武术文化、培育后来人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次访谈，即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欢迎武林同道朋友及热心读者现场参与，进行互动。

时间：15日上午9点
地点：清风楼
电话：18833783089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协办：清风楼